

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七

聪明人的宝石

叶君健译

H. C. Andersen
EVENTYR OG HISTORIER

根据 Flensteds Forlag, Odense,
Denmark, 1950 年版本

聪明人的宝石

[丹] 安徒生 著

叶 君 健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625 插页 2 字数 67,000

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(原上海文艺版)

书号: 10188·35 定价: 0.39 元

目 次

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	1
天上落下来的一片叶子	8
她是一个废物	14
最后的珠子	28
两个姑娘	33
在遥远的海极	37
钱猪	42
依卜和小克丽丝珂	47
笨汉汉斯	69
光荣的荆棘路	77
犹太女子	87
瓶頸	96
聪明人的宝石	114
译后记	143



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

有一个豆荚，里面有五顆豌豆。它們都是綠的，因此它們就以为整个的世界都是綠的。事实也正是这样！豆荚在生長，豆粒也在生長。它們按照它們在家庭里的地位，坐成一排。太陽在外边照着，把豆荚晒得暖洋洋的；雨把它洗得透明。这兒是既溫暖，又舒适；白天有亮，晚間黑暗，这本是必然的規律。豌豆粒坐在那兒越長越大，同时也越变得沉

思起來，因為它們多少得做點事情呀。

“難道我們永遠就在这兒坐下去么？”它們問。“我只願老這樣坐下去，不要變得僵硬起來。我似乎覺得外面發生了一些事情——我有這種預感！”

許多星期過去了。這几粒豌豆變黃了，豆莢也變黃了。

“整個的世界都在變黃啦！”它們說。它們也可以這樣說。

忽然它們覺得豆莢震動了一下。它被摘下來了，落到人的手上，跟許多別的丰满的豆莢在一起，溜到一件馬甲的口袋里去。

“我們不久就要被打開了！”它們說。于是它們就等待這件事情的到來。

“我倒想要知道，我們之中誰會走得最遠！”最小的一粒豆說。“是的，事情馬上就要揭曉了。”

“該怎麼辦就怎麼辦！”最大的那一粒說。

“拍！”豆莢裂開來了。那五粒豆子全都滾到太陽光里來了。它們躺在一個孩子的手中。這個孩子緊緊地捏着它們，同時說它們正好可以當作豆槍的子彈用。他馬上安一粒進去，把它射出來。

“現在我要飛向廣大的世界裏去了！如果你能捉住我，那么就請你來吧！”於是它就飛走了。

“我，”第二粒說，“我將直接飛進太陽裏去。這才像一個豆莢呢，而且與我的身份非常相稱！”

於是它就飛走了。

“我們到了什麼地方，就在什麼地方睡，”其餘的兩粒說。“不過我們仍得向前滾。”因此它們在沒有到達豆槍以前，就先在地上滾起來。但是它們終於被裝進去了。“我們才會射得最遠呢！”

“該怎麼辦就怎麼辦！”最後的那一粒說。它射到空中去了。它射到頂樓窗子下面一塊舊板子上，正好鑽進一個長滿了青苔和黴菌的裂縫裏去。青苔把它裹起來。它躺在那兒不見了，可是我們的上帝并沒忘記它。

“應該怎麼辦就怎麼辦！”它說。

在這個小小的頂樓里住着一個窮苦的女人。她白天到外面去擦爐子，鋸木材，和做許多類似的粗活，因為她很強壯，而且也很勤儉，不過她仍然是很窮。她有一個發育不全的獨生女兒，躺在她這頂樓上的家里。她的身體非常柔弱。她在床上躺了一整年；看樣子她既活不下去，也死不了。

“她快要到她親愛的姐姐那兒去了！”女人說。“我只有兩個孩子，但是养活她們兩個人是够困难的。善良的上帝分担我的愁苦，已經接走一个了。我現在把留下的这一个养着。不过我想他不会讓她們分开的；她也会到她天上的姐姐那兒去的。”

可是这个病孩子並沒有离开。她安靜地、耐心地整天在家里躺着，她的母親到外面去找点生活的費用。这正是春天。一大早，当母親正要出去工作的时候，太陽温和地、愉快地从那个小窗子射進來，一直射到地上。这个病孩子望着最低的那塊窗玻璃。

“从窗玻璃旁边探出头來的那个綠东西是什么呢？它在風里动！”

母親走到窗子那兒去，把窗打开一半。“啊！”她說，“我的天，这原來是一粒小豌豆。它还長出小叶子來了。它怎样鑽進这个隙縫里去的？你現在可有一个小花園來供你欣賞了！”

病孩子的床搬得更挨近窗子，好讓她看到这粒正在生長着的豌豆。于是母親便出去做她的工作了。

“媽媽，我覺得我好了一些！”这个小姑娘在晚間說。

“太陽今天在我身上照得怪溫暖的。這粒豆子長得好極了，我也會長得好的；我將爬起床來，走到溫暖的太陽光中去。”

“願上帝准我們這樣！”母親說，但是她不相信事情就會這樣。不過她仔細地用一根小棍子把這植物支起來，好使它不致被風吹斷，因為它使她的女兒對生命起了愉快的想像。她從窗台上牽了一根綫到窗頂上去，使這粒豆可以盤繞着它向上長，它的确也在向上長——人們每天可以看到它在生長。

“真的，它現在要開花了！”女人有一天早晨說。她現在也開始希望和相信，她的病孩子會好起來。她記起最近這孩子講話時要比以前愉快得多，而且最近幾天她自己也能爬起來，直直地坐在床上，用高興的眼光望着這一棵豌豆所形成的小花園。一星期以後，這個病孩子第一次能夠坐一整個鐘頭。她快樂地坐在溫暖的太陽光里。窗子打開了，它面前是一朵盛開的、粉紅色的豌豆花。小姑娘低下頭來，把它柔嫩的葉子輕輕地吻了一下。這一天簡直像一個節日。

“我幸福的孩子，上帝親自種下這棵豌豆，叫它長得茂盛盛的，成為你我的希望和快樂！”高興的母親說。她對這花兒微笑，好像它就是上帝送下來的一位善良的安琪兒。

但是其余的那几粒豌豆呢？唔，曾經飛到广大的世界里去的、并且还說過“如果你能捉住我，那末就請你來吧！”的那一粒，落到屋頂的水甕里去了，在一个鴿子的嗉囊里躺下來，正如約拿躺在鯨魚肚中一样^①。那兩粒懶惰的豆子也不过只走了这么远，因为它們也被鴿子吃掉了。总之，它們总还算有些实际的用途。可是那第四粒，它本來想飛進太陽里去，但是却落到水溝里去了，在髒水里躺了好几个星期，而且漲大得相当可觀。



① 据希伯萊人的神話，希伯萊的預言家約拿因不听上帝的话，乘船逃遁。上帝因此吹起大風，把約拿吹到海里，被巨魚所吞。約拿于是在魚腹中呆了三天三夜。事見旧約約拿書。

“我胖得够美了！”这粒豌豆說。“我胖得要爆裂开來。我想，任何豆子从來不曾、也永远不会达到这种地步的。我是豆荚里五粒豆子中最了不起的一粒。”

水溝說它講得很有道理。

可是頂樓窗子旁那个年輕的女孩子——她臉上射出健康的光彩，她的眼睛發着亮光——正在豌豆花上面閤着她的一双小手，感謝上帝。

水溝說：“我支持我的那粒豆子。”



天上落下來的一片叶子

在稀薄的、清爽的空气中，有一个安琪兒拿着天上花園中的一朵花在高高地飛。當他在吻着這朵花的時候，有一小片花瓣落到樹林中潮濕的地面上。這花瓣馬上就生了根，並且還在許多別的植物中間冒出芽來。

“這真是一根很滑稽的插枝，”別的植物說。薊和蕁麻都不認識它。

“这一定是花園里長的一种植物！”它們說，并且还發出一声冷笑。它們認為它是花園里的一种植物而开它的玩笑。但是它跟别的植物不同；它在不停地生長；它把它的長枝子向四面伸开來。

“你要伸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高大的薊說。它的每片叶子都長滿了刺。“你占的地方太多！这真是豈有此理！我們可不能扶持你呀！”

冬天來了；雪把植物盖住了。不过雪層上發出光，好像有太陽从底下照上來似的。在春天的时候，这棵植物开出花來；它比樹林里的任何植物都要美丽。

这时來了一位植物学教授。他有許多学位來說明他的身份。他把这棵植物望了一眼，試驗了一下；但是他發現他的植物体系內沒有这种东西。他簡直沒有办法把它分类。

“它是一种变种！”他說。“我不認識它，它不屬於任何一科！”

“不屬於任何一科！”薊和蕁麻說。

周圍的許多大樹都听到了这些話。它們也看出來了，这种植物不屬於它們的系統。但是它們什么話也不說——不說坏話，也不說好話。对于傻子說來，这是一种最聪明的

办法。

这时有一个貧苦的天真女孩子走过樹林。她的心很純潔；因为她有信心，所以她的理解力很强。她全部的財產只是一部很旧的聖經，不过她在每頁書上都听見上帝的声音：如果有人想对你做坏事，你要記住約瑟的故事——“他們在心里想着坏事情，但是上帝把它变成最好的东西。”如果你受到委屈，被人誤解或者被人侮辱，你只須記住上帝：他是一个最純潔、最善良的人。他为那些譏笑他和把他釘上十字架的人祈禱：“天父，請原諒他們吧，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在做什么事情！”

女孩子站在这棵稀奇的植物面前——它的綠叶發出甜蜜和清新的香气，它的花朵在太陽光中射出五光十色的焰火般的光彩。每朵花發出一种音乐，好像它里面有一股音乐的泉水，几千年也流不尽。女孩子怀着虔誠的心情，望着造物主的这些美丽的創造。她順手把一根枝条拉過來，細看它上面的花朵，聞一聞这些花朵的香气。她心里輕松起來，感到一种愉快。她很想摘下一朵花，但是她不忍把它折斷，因为这样花就会凋謝了。她只是摘下一片綠叶。她把它帶回家來，夾在聖經里。叶子在这本書里永远保持新鮮，从

來沒有凋謝。

叶子就这样藏在聖經里。几个星期以后，当这女孩子躺在棺材里的时候，聖經就放在她的头底下。她安靜的臉上露出了一种庄嚴的、死后的虔誠的表情，好像她的这个塵世的軀壳，就說明她現在已經是在上帝面前。

但是那棵奇异的植物仍然在樹林里开着花。它很快就要長成一棵樹了。許多候鳥，特別是鸛鳥和燕子，都飛到這兒來，在它面前低头致敬。

“这东西已經有点洋派头了！”薊和牛蒡說。“我們这些本鄉生長的植物从來沒有这副样子！”

黑蝸牛实际上已經在这植物身上吐涎了。

这时有一个牧猪人來了。他正在采集蕁麻和蔓藤，目的是要把它們燒出一点灰來。这棵奇异的植物也被連根拔起來了，扎在一个柴捆里。“也叫它能够有点用处！”他說，同时他也就这样做了。

但是这个國家的君主多少年以來一直害着很重的憂郁病。他是非常忙碌和勤儉，但是这对他的病却没有什么幫助。人們念些深奧的書給他听，或念些世上最輕松的讀物給他听，但这对他的病也沒有什么好处。人們請教世界上

一个最聪明的人，这人派來一个信使。信使对大家說，要減輕和治好國王的病，現在只有一种藥方。“在國王的領土里，有一个樹林里長着一棵來自天上的植物。它的形狀是如此這般，人們決不會弄錯。”這兒還附帶有一張關於這棵植物的圖解，誰一看就可以認得出來。“它不論在冬天或夏天都是綠的。人們只須每天晚上摘下一片新鮮的葉子，把它放在國王的額上，那麼國王的頭腦就會變得清新，他夜間就會做一個美麗的夢，他第二天也就會有精神了。”

這個說明已經是够清楚了。所有的醫生和那位植物學教授都到樹林里去——是的，不過這棵植物在什麼地方呢？

“我想我已經把它扎進柴捆里去了！”牧豬人說；“它早就已經燒成灰了。別的事情我不知道！”

“你不知道！”大家齊聲說。“啊，愚蠢啊！愚蠢啊！你是多么偉大啊！”

牧豬人聽到這話可能感到非常難過，因為這是專講給他一個人聽的。

他們連一片葉子也沒有找到。那唯一的一片葉子是藏在那個死女孩的棺材里，而這事情誰也不知道。

於是國王在極度的憂郁中親自走到樹林中的那塊地方

去。

“那棵植物曾經在這兒生長過！”他說。“這是一塊神聖的地方！”

于是這塊地的周圍就豎起了一道金欄杆。有一個哨兵日夜在這兒站崗。

植物學教授寫了一篇關於這棵天上植物的論文。他憑這篇論文得到了勳章。這對他來說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，而且對於他和他的家庭也非常相稱。事實上這是這整個故事最有趣的一段，因為這棵植物不見了。國王仍然是憂郁和沮喪的。“不過他一直就是這樣，”哨兵說。



她是一个廢物

市長正站在开着的窗子面前。他只穿着襯衫；襯衫的前襟上別着一根領帶別針。他的鬍子刮得特別光——是他親自刮的。的确，他划开了一个小口，但是他已經在上面貼了一小片報紙。

“听着，小家伙！”他大声說。

这小家伙不是別人，就是那个貧苦洗衣妇的兒子。他正在这房子面前經過；他恭恭敬敬地把他的帽子摘下來。帽頂已經破了，因此他隨時可以把帽子卷起來塞在衣袋里。这孩子穿着一件簡陋、但是干淨和补得特別整齐的衣服，脚上拖着一双厚木鞋，站在那兒，卑微得好像是站在皇帝面前一样。

“你是一个好孩子！”市長先生說，“你是一个有礼貌的孩子！我想你媽媽正在河边洗衣服；你現在是要把藏在衣袋里的东西送給她。这对你母親說來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！你弄到了多少？”